

明清笑话四种

明·赵南星 冯梦龙

清·陈皋谟 石成金



明清笑话四种

明·赵南星 冯梦龙 著
清·陈皋谟 石成金
周启明 校订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北京

本书据一九五八年版重排。

封面设计：古 干

明清笑话四种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79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4\frac{3}{8}$ 插页 2

1958年3月北京第1版

1983年11月北京第2版

1983年11月湖北第2次印刷

印数 63,501—93,500

书号 10019·729

定价 0.48 元

引 言

笑话在中国经籍上出现得相当的早，这是在东周末期，约当公元前三百五十年，最显著的出在《孟子》上面。我们说最显著，只因它收在《四书》中间，以前有人诵读，所以知道者比较多，虽然在先秦的子书里也有不少。我们先来从它的第二三篇中举出两个例来吧：

“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，芒芒然归，谓其人曰：‘今日病矣，予助苗长矣。’其子趋而往视之，苗则槁矣。”

“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。或告之曰：‘是非君子之道。’曰：‘请损之，月攘一鸡，以待来年。’”

此外在第四篇中，有很有名的一则故事，这便是所谓“齐人”的那一章。

“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，其良人出，则必履酒肉而后返。其妻问所与饮食者，则尽富贵也。其妻告其妾曰：‘良人出则必履酒肉而后返，问其与饮食者，尽富贵也，而未尝有显者来。吾将矚良人之所之也。’早起，施从良人之所之，遍国中无与立谈者。卒之东郭墦间，之祭者，乞其余；不足，又顾而之他。此其为履足之道也。其妻归，告其妾曰：‘良人者，所仰望而终身也，今若此！’与其妾讪其良人，而相泣于中庭。而良人未之知也，施施从外来，骄其妻妾。”

这篇叙述得很精细，是上好的一篇笑话，在经书中也很显得突出，所以一向为读书人所注意。关于子书，我想可以举出《韩非子》来作代表。它的立意是在陈说道理，但是与《战国策》等方法有点相同，不少地方利用寓言，可是有些也显然乃是笑话，如“内储说下”中云：

“燕人惑易，故浴狗矢。燕人其妻有私通于士，其夫早自外而来，士适出。夫曰：‘何客也？’其妻曰：‘无客。’问左右，左右言‘无有’，如出一口。其妻曰：‘公惑易也！’因浴之以狗矢。”另有一说，说得更是详细，文云：

“燕人李季好远出，其妻私有通于士。季突至，士在内中，妻患之。妾曰：‘令公子裸而解发，直出门，吾属佯不见也。’于是公子从其计，疾走出门。季曰：‘是何人也？’家室皆答曰：‘无有。’季曰：‘吾见鬼乎？’妇人曰：‘然。’（此处应有季曰二字，）‘为之奈何？’曰：‘取五牲之矢浴之。’季曰：‘诺！’乃浴以矢。”本篇内又有一则云：

“卫人有夫妻祷者，而祝曰：‘使我无故，得百束布！’其夫曰：‘何少也？’对曰：‘益是，子将以买妾。’”又“外储说左上”中亦有几篇，今举其一为例：

“郑人有欲买履者，先自度其足，而置之其坐。至之市，而忘操之，已得履，乃曰：‘吾忘持度。’反归取之，及反，市罢，遂不得履。人曰：‘何不试之以足？’曰：‘宁信度，无自信也。’”

这些故事在本文里，本来与寓言一样，利用了来证明一种议论，但是一看就可明了，在用人作材料上，在诙谐讽刺的性质上，分辨出来这是笑话的一类。由此可以证明，直至去今二千三

四百年以前，已经有这类的笑话流传，而且哲人文士也都不菲薄它，却去拿来使用，作为著书的资料，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，我们所值得注意的。

汉魏以来散文愈益发达，而陈说事理，多趋重正言法语，利用故事的风气似渐以消歇。但是别一方面，佛经的翻译工作渐盛，经中多用譬喻，这也就输入过来了。鲁迅在《痴华鬘题记》（一九二六年）中云：

“尝闻天竺寓言之富，如大林深泉，他国艺文，往往蒙其影响。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，亦随在可见。……佛藏中经，以譬喻为名者，亦可五六种，唯《百喻经》最有条贯。其书具名《百句譬喻经》；《出三藏记集》云，天竺僧伽斯那从《修多罗藏》十二部经中钞出譬喻，聚为一部，凡一百事，为新学者，撰说此经。萧齐永明十年九月十日，中天竺法师求那毗地出。以譬喻说法者，本经云，‘如阿伽陀药，树叶而裹之，取药涂毒竟，树叶还弃之，戏笑如叶裹，实义在其中’也。王君品青爱其设喻之妙，因除去教诫，独留寓言；又缘经末有‘尊者僧伽斯那造作《痴华鬘》竟’语，即据以回复原名，仍印为两卷。”〔案：书名原意云为痴人所编的华鬘。古时采集花叶作圈，戴头上或套颈间，用作装饰，或以馈赠，因引用以称诗词选集，中世英国人亦尚称为伽阑特（Garland），不失本意。〕

鲁迅向来看重这部《百喻经》，在一九一四年间特地从藏中抄了出来，捐资重刻木板，这回又给作题记，为之介绍。法国汉学者沙畹曾从汉译佛经中选出故事五百篇，法译行世，我们还没有这一种结集。现成的经典中只有这《百喻经》，算是最为便利

了。这里边有一部分是寓言，好些乃是笑话，有的与中国的很是相像。现在这里来几个例吧。卷上第四〇“宝篋镜喻”云：

“昔有一人，贫穷困乏，负人债无以偿，即便逃避。至空旷处，值篋满中珍宝，有一明镜，著珍宝上，以盖覆之。贫人见已，心大欢喜，即便发之。见镜中人，便生惊怖，叉手语言：‘我谓空篋，都无所有，不知有君，在此篋中，莫见瞋也’。”这与《笑府选》第九三“看镜”相类似。又同卷第五〇“医治脊佞喻”云：

“譬如有人，猝患脊佞，请医疗治。医以酥涂，上下著板，用力痛压，不觉双目，一时并出。”此与《笑得好选》第四三“医驼背”又正是一样。（六朝前后所译佛经，受骈体文的影响，多用四字为句，今点句多从之，虽然如从意思上看，有时二三句可以联读。）

据上边所说的看来，在中国古籍上笑话颇占有地位，可是不知怎的，后来有点不大行了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上载有魏邯鄲淳所撰的《笑林》三卷，今已散逸，只在《古小说钩沉》中辑存若干条；唐朝虽曾有侯白的《启颜录》，但那大概与当时的《朝野僉载》相近，不是真正的笑话集了。另一方面，却兴起了种杂记，只是零碎的记录项目，性质上与笑话有点相近，仿佛是笑话的目录，这便是所谓《杂纂》。最早称唐李义山著，其次有宋王君玉的《杂纂续》，苏东坡的《杂纂二续》，明朝有黄允交的《杂纂三续》，均见于明刻《说郭》中。明末徐树丕在《活埋庵道人识小录》中，收有《风俗纂》一卷，实即是《杂纂四续》。清韦光猷著有《杂纂新续》，顾禄有《广杂纂》各一卷，收在顾氏所刻《颐素堂丛书》中。

李义山的《杂纂》，《新唐书》上不著录，但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中

有之，以为系李商隐作，可见在宋朝已有此说了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上说道：“书皆集俚俗常谈鄙事，以类相从，虽止于琐缀，亦颇穿世务之幽隐，盖不特聊资笑噱而已。”由此可知它的长处虽是在于记录风俗人情，但也可以资笑噱，如《杂纂》中“不相称”、“煞风景”、“恶模样”、“无所知”、“愚昧”诸项，与《笑倒选》附载的《半庵笑政》中“笑资”所说很是相像，不过它只是列目，不曾演成故事而已。

唐宋以后文风称极盛，但笑话却几乎没有了，至少我们未能见到，这大概只是存在民间口头，不曾有人写了下来。等到明朝，我们才又有了笑话集，现在就我们所知道的，收集了四种，连清初在内，来说明一下。本来笑话书此外也还有，但是这四种有一个特色，便是我们知道他的真姓名，这与后来一般匿名的很有不同，便是可以说这不是不负责任的著作。

这四者之中，第一种值得说的是赵南星的《笑赞》。他又著有散曲一卷，名《芳茹园乐府》，都署名清都散客。一九三四年卢冀野集合重刊，名为《清都散客二种》，有小引云：

“清都散客者，高邑赵南星之别署。南星字梦白，号鹤侪，万历二年举进士，除汝宁判官，寻迁户部主事，调吏部考功，历文选员外郎，以疏陈四大害，触时忌乞归。万历中再起为考功郎中，主京察，要路私人贬斥殆尽，遂被严旨落职。光宗立，起为太常少卿，继迁左都御史。天启初任吏部尚书，终以进贤嫉恶，忤魏忠贤，削籍戍代州，天启七年卒。南星籍东林，与邹元标顾宪成世称三君。所著有《笑赞》《芳茹园乐府》。尤侗云：‘高邑赵鹤侪宰，一代正人也，予于梁宗伯处见其所作填歌曲，乃杂取村谣俚

谚，要弄打诨，以泄其肮脏不平之气。所谓杂取村谣俚谚者，《乐府》如是，《笑赞》亦如是，此其所以不见重于士夫而转流播于里巷软。’爱合二种，刊以行世。”

卢君重刊这两种的意思很好，只可惜所依据的原印本中缺烂太多，几乎每则都有缺字，不可连读，很是气闷。在这以前，北京星云堂也印过一册《笑赞》，系张寿林君所编，断缺正是一样。我侥幸能够见到完本，乃是在一九四三年顷，偶尔借得这两种的比较早印本，虽然字迹也有漫漶处，而大致还可辨认，于是各抄了一本下来。《乐府》全部中只有两处，尚缺少半个字，《笑赞》则第二六“南风诗”中缺了一行计十三字，但是因为赞语中，还无甚妨碍。《乐府》抄本，因为解放后卢君到北京来，曾来看过我，我知道他在刻印前人乐府散曲，便送给了他，他也很是喜欢，可惜他南归不久便去世了，不曾刻得。《笑赞》则留在手头，觉得颇可珍重，这回能够作为《明清笑话集》的压卷，是很可喜的事情。赵君谥称忠毅，的是正人君子，他所编的笑话虽然有些也很尖锐，可是并无什么猥亵的分子，这是很不易得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全部录存，不必经过什么淘汰。要吹毛求疵的话，那末这只能说，里边的并不全是纯粹笑话，因为有些有人名如王安石苏东坡的乃是史传上的笑谈，即使有的也出于虚构，但既然说得有名有姓（这也以知名人为限，平常说张三李四，或如韩非子的季李即李老四，也仍然以虚说的真笑话论），当然要算是别一种类了。这个情形我们也是知道，但是因为赵梦白的这书少见难得，为的保留它的本相起见，所以舍不得删削，只好办得通融一点罢了。

第二种是冯梦龙的《笑府》。冯梦龙字子猷，别号墨憨斋主

人，《笑府》十三卷，就署的是这个名字。他是明末的秀才，用这别号编著小说戏曲甚多，其时代在李卓吾金圣叹之间，地位则在二者之上，是明季俗文学的一个主帅。他的著述有《墨憨斋传奇》十种，又《喻世明言》《警世通言》《醒世恒言》等，共计古今短篇小说一百二十篇，成为后世有名所谓“三言”。此外杂著还不少，他编有《古今谈概》一书，集史传笑谈之大成，至清初经人删改，名《古笑史》，有李笠翁的序文。《笑府》则与《谈概》相反，并非实人实事，纯系假作，以嘲笑为目的，乃是真正的笑话。《笑府》后亦经人改编为《笑林广记》，署名游戏道人，不知姓名，不复可凭，而原本亦遂不传，只知道日本内阁文库及大连前满铁图书馆各有一部，无从得见。今只以日本旧木刻选本二种为依据，其一有二卷，一只一卷，题风来山人删译，风来山人为日本十八世纪的天才作家，译虽未知真伪，但其声名正足与墨憨斋抗衡，故书坊遂借用其名亦未可知。二本内容多不同，今参酌抄录，猥亵类有太甚者，不得已暂从割舍。

第三种是《笑倒》。这本是《山中一夕话》中十种之一，题着咄咄夫的别号，但是我们从他的《半庵笑政》上知道真姓名是陈皋谟，字猷可，所以也收入集中了。陈皋谟的事迹无可考，但看《一夕话》的各项序文，可以推定他是明朝的遗老，在清初所写的，因为如顾亭林所说，吴越遗老文多放恣，可以为证，因此那序上的戊戌也可能就是顺治末年了吧。

第四种是石成金的《笑得好》。石成金字天基，也是清初人，所著有《传家宝全集》，康熙时刻，一总有二十册以上吧。他的特色是在于编造笑话（自然也有些是用旧有的资料，不过经他改作

过了，特别更是尖刻些），却仍同明朝人一样写上自己的姓名，目的是说劝善惩恶，有些却又讲的特别下作，这是有点儿矛盾的，因此他的原作虽是有初集二集各一卷，我们所选取的可是很不多。

要了解中国笑话的特质，从中间去看出老百姓的真正的爱憎来，理想的办法是搜集通行的民间故事，把有关笑话的一部分抽出来，加以整理。不过现在没有这种资料，那末也只好利用既成的书本，虽然这是经文人加工过的，而且中间又是间隔了不少的年代。从这里我们所抄集的三百五十多篇笑话上看来，也可以举出几点来说，但是这有的乃是属于过去的，因为这里反映出来的是过去的社会与生活，——自然有些状况或其影响也可能在现今还存续着。

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，笑话里所嘲骂的有许多不通的塾师和庸医。这本来是过去中国社会上的大问题，教育与卫生都搞不好，结果误人子弟，害死病人，使得大家痛心疾首，在笑话上便首先表现出来了。这个根源是和以前的科举制度分不开的。自从明朝规定以八股取士，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，大家都向着这条路奔去，读通了的及第上进，可以做官，真实本领也只会做文诗罢了。读不通的结果别的事都不会做，只好去教读或行医，骗饭来吃，以极无用的来担任这两项重大任务，为害真真不小。这个情形现在已有改变，而且关于塾师读破句认别字，多系根据经书，对于现代读者也恐有点隔膜了。第二点可说得的是，吝啬的，特别是不请客或吃白食的人，很成为嘲笑的对象，此外则是说大话的，怕老婆的也都在内。第三点是嘲笑愚昧

的，这一项里包括着民间故事的“呆女婿”一类，数量应当不小，虽然我们所抄的还不见那么多。第四点是说官府的事，这集里收录得很少，但《笑赞》里附录的《孟黄鹄传》把贪官说的淋漓尽致，《笑府选》第一五一说有长面人被马鞍的失主错认，旁人劝他不如认赔，若是经官定是断给失主，说昏官又真是巧妙得很了。此外有些嘲笑妇女以及残疾的，在笑话中当属于下乘，虽是不能免，却是不值得来说了。

这集子里所收笑话的著述者，有赵梦白那么的贤哲，也有石天基那么的庸俗人，他的自称《传家宝全集》的格言只是“苟全性命于乱世”，但统观全部笑话，却都说的不差；我们只看那《笑赞》第五一的“打差别”，与《笑得好选》第八的“割股”，对于强有力的封建道德，特别是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这两项，敢于举起指头来，实在是很难得的事，即此可以看出中国笑话里的明朗性与健康性来了。

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，编订者记。

目 次

引言	1
一 《笑赞》(明·赵南星)	
题词	2
本文七十二则	3
《孟黄融传》附	32
书《笑赞》后	34
二 《笑府》选(明·冯梦龙)	
原序	36
本文一百六十七则	37
三 《笑倒》选(清·陈皋谟)	
小引	86
本文六十五则	87
《半庵笑政》附	106
四 《笑得好》选(清·石成金)	
自序	110
本文五十三则	111

第一分

《笑 赞》

明·赵南星

题 词

书传之所纪，目前之所见，不乏可笑者，世所传笑谈乃其影子耳。时或忆及，为之解颐，此孤居无闷之一助也。然亦可以谈名理，可以通世故，染翰舒文者能知其解，其为机锋之助，良非浅鲜。漫录七十二则，各为之赞，名《笑赞》云。

一 太行山

一儒生以太行山作代形山，一儒生曰：“乃泰杭耳。”其人曰：“我亲到山下，见其碑也。”相争不决，曰：“我二人赌一东道，某学究识字多，试往问之。”及见学究问之，学究曰：“是代形也。”输东道者怨之，学究曰：“你虽输一东道，却教他念一生别字。”

赞曰：学究之存心忍矣哉，使人终身不知太行山，又谓天下人皆不识字。虽然，与之言必不信也，盖彼已见其碑矣。

二 推官

嘉靖中，一进士初仕推官，性极执拗，尝以贾岛推敲之字作吹敲。或告之曰：“此是颞字音。”进士曰：“这等说，我做的是颞官。”

赞曰：此进士现做推官，无怪乎其不更读也。郑三娘不识四字，岂容有散字音乎。大抵一字只可一音，一物止可一名，何须谐声假借，感乱后学，此亦古人之过也。

三 僧与士人

有士人入寺中，众僧皆起，一僧独坐。士人曰：“何以不起？”僧曰：“起是不起，不起是起。”士人以禅杖打其头。僧曰：“何以打我？”士人曰：“打是不打，不打是打。”

赞曰：此僧之论，其于禅机深矣，而不能忍禅杖之痛。近日士子作文，皆拾此僧之唾，以为文章之三昧，主司皆宜黜之，告以黜是不黜，不黜是黜也。

四 贼说话

两贼剽墙既透，入房摸索。一贼被蝎子螫了一下，不觉失声说：“好疼。”那一贼恐怕主人听的，将这贼扭了一把，这贼就打一拳。两人一递一拳，砰砢有声，把主人聒醒，登时线住。（贼人以捆人为线。）这蝎子螫的贼埋怨那贼说道：“吃了你的亏，有话不说，缘何就扭我一把？”那贼说：“死贼，你还不省，那里有做贼的还要说话！”

赞曰：杜子美诗，无人觉来往，大是窃盗之术。水浒寨中时迁先做窃盗极精，号为鼓上蚤，言其跳鼓上而无声也。往时里中恶少年数人，初劫人家，火把忽灭，有陈清者叫道：“焦回子点火来。”焦回子大怒说道：“这是何处，你呼人姓名，你非陈清乎？”主人默记告官，当被捉搦。由是观之，强盗亦不得乱说也。